



吉小牛◎著

一群少男少女在八大河畔、史迪威公路边，
在金殿、翠湖，

演出了一幕一幕街头巷尾的
人间喜剧……

大古楼

下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吉小牛◎著

太古楼

下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- 第五十三章 情深似海老街坊 /001
- 第五十四章 皂角心肺小白笊 /018
- 第五十五章 老金闹堂辍学去 /031
- 第五十六章 喜怒哀乐过年间 /047
- 第五十七章 老闲爱书中魔障 /063
- 第五十八章 烈焰饕餮街半条 /077
- 第五十九章 古楼人家世风醇 /097
- 第六十章 人事如幻情亦真 /114
- 第六十一章 小民市井淘生活 /131
- 第六十二章 满城尽是哈喇肉 /147
- 第六十三章 云腿飘香古楼前 /164

- 第六十四章 彩旗飘扬观礼台 /182
- 第六十五章 冷漠少年心性变 /201
- 第六十六章 少女歌动八大河 /218
- 第六十七章 张家杀猪过肥年 /238
- 第六十八章 校园幽静书声琅 /260
- 第六十九章 小芸机巧聪明误 /278
- 第七十章 小芸小燕打擂台 /298
- 第七十一章 少年愁染铜瓦殿 /316
- 第七十二章 孤独啃啮青春梦 /333
- 第七十三章 人间犹如万花筒 /356
- 第七十四章 神圣劳动过三关 /372
- 第七十五章 老闲赶街惹祸端 /392
- 第七十六章 王奶奶永别古楼 /411

第五十三章 情深似海老街坊

老闲一只手紧紧捂着书包，下了公共汽车，直奔医院。他的书包里装着救妈妈的钱啊。老闲一口气进了病房。病床前，王婶脸色黄恹恹的，一看就是熬了一个通宵的人。老闲忙走到王婶面前，满脸愧疚地说：

“王婶，你回家睡个午觉吧！你家的脸色都不好了。我来守着我妈。”

老闲妈睁开了眼睛说：“你来了。其实，我不要紧了。你们看，医生都把我的氧气取了。今早，又去照了片子，再打上一两天针水，就可以回家了。医生说，我只是下呼吸道感染。只是要注意了，不要染上肺结核。我都能起床了。”

“就是。老闲妈一生人还是第一次打大针（土话，打点滴）。这个针水打下去还真灵。今早，就能起床上厕所了。早上，外婆送来一碗面，还吃完了。中午，外婆送来了一碗馄饨，也吃完了。外婆真是个细心人，连我的饭都给送了。真是不好意思，惊动了她老人家。”王婶说。

老闲听了，心里的焦虑去了一半。他把书包里的钱拿出来，

想交给妈妈。

妈妈看了一眼，就说道：“这钱，你先拿着，先将借的钱还清。外婆将今天的菜钱都借了给你。她今天给我做的馄饨，都是去老疯奶处借的钱，拿侨汇券买的材料。老疯奶来医院不小心说漏了，我才知道。这些老街坊真是亲啊！我家落难了，有些人就像看见了瘟神。可是，这些老街坊真是心诚至真啊！”

老闲妈今天的话多了起来。说着话，她又想咳嗽了，这才住了。

老闲见妈妈不说话了，才数出十三块钱来，递到王婶手上说：“真是太谢谢你家了！你家赶紧回去休息吧。这儿有我呢。”

老闲妈又睁开眼睛说：“王婶，你就和老闲一起走吧。我真的不用人守着了。医院的护士也真好，我一喊，人家就小跑着进来了。你不去睡一觉，夜班还上得成？”

这边正说着，护士进来了。

护士说：“探视时间过了。请各位走吧！隔一下主任要来查房，见你们还在，我又要挨批了。请走吧！”

这下子，病房里所有的探视者就只有离开了。

老闲和王婶前脚才出了病房的门，就听得同病房的两个病友说：“你家的这些街坊，真是难得呀！”

“这个年头掏得出侨汇券的人，可就是有身份的人了。连这样的人家都能来给你家送饭，真是难得了。我还真是服了你家的好人缘！”

“这也是个命中注定的好缘分呀！看看，我们住一个家属院的，还家家都有当干部的。哪个不是像了乌眼鸡，恨不得，你啄了我，我啄了你。东家有份高兴事，西家脸上挂着笑，心上却恨不得把人家的娃娃，攒进尿盆里，让尿呛死。”

王婶朝着病房里翻了个白眼，一把扯起老闲，飞快地下了楼。

出了楼门，王婶才说：“你听听这张嘴！说的话，尽拣了刻薄话。处街坊邻居的，不能这样说话。老话说，好话一句暖三春，恶语一声伤人心。你王叔就爱说，会给邻居添彩的人，才能处得。”

老闲早先就懂得，说话莫刻薄。爱说刻薄话的人，肯定就是没有人缘的人。这一下，他还懂得了做邻居的义务。他笑着说：

“婶，怪不得阿福处人为事还真像个大阿福，处处都逗人喜欢。”

王婶疲惫的脸上，也露出笑意。她说：“老闲呀，王福是身在福棵棵里不知福呀！你懂事。”

老闲走到进士第前，和王婶分了手。他要顺路先去小丽家还了钱。

外婆接过钱，生怕老闲妈是去借钱来还的，就问清了钱的来路。她说：“可惜了！一个十足滇金的戒指，才赚得八九十块。不过，救命要紧。好了，我们一起出去，我也正好要还老疯奶五块钱。”

“外婆，真谢……”

老闲的话被外婆打断了。外婆说：“你又要谢外婆？不要谢了。外婆欠你妈的大情咧！今天你就好好休息，医院那头你就莫管了。你妈的晚饭，小丽会送去的。夜里，小琴和小丽两个自己会回来。医院里，夜里是不准留人的。明早，就去乖乖上学，医院里的事，我们老姐妹几个会去管！你听明白没有？”

“嗯。”

老闲老大不情愿。

外婆接着说：“我今天早上在医院找到了我的老同事，问清楚了。你妈最多后天就可出院了。她只要营养跟上，半把个月就能养好身子了。等她回来，你就好好服侍她！你妈真是不

容易啊！”

老闲点着头，答应了。

外婆进了老疯奶家，他才拐进了四层楼的楼梯道。

朱大嬷收了钱，又问了一阵老闲妈的病情，才放了他。老闲过了马路，进到高奶奶家，还了钱。高奶奶说：

“明天你就老实上学去。医院那边，我们这些老街坊会料理。你个小豆哥哥就莫管了。”

老闲一听，知道高奶奶又出手了。再加上个小丽外婆，自己真是又得“闲起”了。

老闲开了门锁，回到家里，收好了书包里的户口册和剩下的钱，又将书本装了回去。想了想，又将几件脏衣服洗了。他的双手浸在冰冷的洗衣盆里，一边搓洗着衣物，一边想着刚才各位大人们讲的话。

外婆说，“只要加强营养”，妈妈的病就会好。怎么给妈妈加强营养呢？老闲想了半天，也想不出，家里还有什么真正有营养的东西。这一分钟，老闲才真正明白了外婆和高奶奶、王婶的细心与周到。妈妈住在医院里，自己真能做出的病号饭，其实就只有稀饭一样。老闲瞬间觉得自己太无能了，咋个就把日子过成了这样！

老闲伤心了。

正在老闲因为自己拿不出一口像样的东西，来给住在医院里的妈妈“加强营养”而感到绝望时，二狗来了。

二狗才一进门，就说：“老闲，你真是难找。我今天来找你三次了。早上放学回来，你还在睡觉。我怕吵了你，没有喊门。

上学前，我来了，只见铁将军把门。你又走了。这回总算找到你了。”

二狗一边说着话，一边从书包里拿出了一本笔记本。他飞快地翻着，转眼就从本子里找出了一小块纸片。这种纸片对每个家庭来说，比钞票更抢眼。它就是肉票。

每张肉票只有两公分宽，六公分长，棕红色的。上面还套印着一个小小的红章子。没有人认真看上面的内容，只注意看上面的月份。比如，十一月供应四两肉，这张票就是四两的；这个月，十二月，供应八两肉，这张票就是八两的；下年一月，供应一斤，就是一斤的。每个月供的不一样，黑市上肉票的价钱也不一样。而这肉票，当季生效，过期作废。所以，上面的月份就是面值。

老闲看着这两张还连在一起的肉票，上面印着肥肥的隶书“十二月”。老闲就像看见了一大块老肥肉，眼睛都喷出了绿光。他看看二狗的眼睛。二狗的那对细长三角眼，少了很多戾气，显得不卑不亢，平和极了，就像早先打了顿野食，混饱了肚子一样的神情。老闲提着的心放了下来。他看着这两张连在一起的肉票，声音都变得弱弱的，问道：

“二狗，你把肉票卖给我吧？”

“好你个臭老闲！这种臭话你都敢说！二狗家是穷！个个月都把肉票卖了。我就分不清个青红皂白，要拿来卖给你？我妈和我爹今天一早，就叫我送过来给你，好让你给你妈见点油荤！”二狗急了，跳起来嚷道。

老闲脸红了。他忙站起来，按着二狗的肩膀，让他坐下，才赔笑道：“你多心了！二狗。我知道你爹你妈的好意。我是怕影响了花狗，害得他又交不出学校的伙食费呀。”

“你莫管！这个月，肯定没问题的。”

其实，古楼外的这几个好伙伴，家家的家事都是大家共知的。二狗家的家政，老闲也是一清二楚的。

二狗的脾气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看见老闲接了肉票，二狗高兴了。他细细地问起了老闲转山的事。老闲讲了。二狗听了，眯着眼睛想了一阵，又问了老闲几个细节。

最后，他摇着头说：“依我说，你肯定是遇着鬼打墙了！不然，那么大一片坟场，咋个就会找不到呢？”

“大白天的，咋个会遇着‘鬼打墙’？再说，就算我记错路。我妈也难道会记错？还有，我忘记给你说了。昨天，我们还遇着了一个大干部，也是去上坟的。他说，他是第三次来上坟的，也没有找着。这个大干部，下到山下，就来了一辆小吉普接了他。人家可是个屁股后面会冒烟的主啊！”老闲不服气地说。

“怪了！那么，你们为什么就找不着呢？”二狗嘟囔道。

两个还在扯着转山的怪事，王福和小丽也放学回来了。

一下子，老闲家就热闹了起来。王福一冲进门，就吼道：“老闲，你倒好！又躲在家里‘闲起’。我家倒是为了你，乱成了一团。”王福学的那一声大理土话“闲起”，还真传神，惹得二狗都笑了起来。

“王福，你还好意思说，你当公子哥儿当惯了！煮一顿午饭，就煮成了夹生饭，害得挨了小琴姐的一顿臭骂。要是让你像老闲一样当了单身汉，我看就得饿死你。”小丽在好朋友面前，从来嘴都不饶人。王福朝她做了一个鬼脸，赶紧转了话题：

“老闲，你妈好点好些？昨天夜里，我差点被你嚇死。”

“你妈守了一夜，外婆又动用了侨汇券，给我妈做了合口的饮食，今天看来好多了。我妈说，她只是呼吸道感染，再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。我只是觉得，我妈的脸色太差了。依我看，一是被气伤了。老人说的，‘树怕剥皮，人怕伤心’。二是这两年日

子太难过了。我刚才想了半天，除了熬锅稀饭，我再也找不出什么来给我妈做顿病号饭。真的，要不是有你们，我妈怕就……”

老闲的话被二狗“我呸！呸！”的声音打断了。二狗说：“我爹还说你是个大孝子。连句吉利话都不会说！”

小丽瞅了老闲一大眼，推开王福，走到门边说：“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！懒得跟你们说了。我要回家帮我外婆做事去了。等下，我还要送饭去医院呢！”话头才落，她就扬长而去。齐肩的两条大辫子，就像示威般的朝屋里的三个男生甩动了一下。

王福等她走远了，才噘着嘴说：“瞧瞧！越来越像个公主了！”

老闲妈住了五天，就坚决要求出院。

出院时，医生开了半个月病假条给她，警告她说，要注意休息，加强营养，不然很可能会得上肺心病或是肺结核。老闲妈答应着，心里想的却是回家休息几天就赶紧去上班，再扣扣病假，那点钱还不够养活自己。总不能坐吃山空吧？至于自己咯血，她就压根没有对医生说起过。

老闲妈出院回到家，开门一看，家里还是如往常一样。四处都被老闲收拾得干干净净的。小伙房的灶头上，还安着一只这几年很少用到的小土锅。老闲妈心里觉得太怪了，就走过去，揭开盖子一看，是小半锅炖好的红烧肉。老闲妈心里起了疑云，这个老闲从哪儿掏摸出来的肉？莫不是偷偷跑去黑市上买了肉票？老闲啊，这个黑市上的肉票，可不是我们买得起的东西啊！老闲妈心里不高兴了。这个老闲太不懂事了！

老闲妈正在查锅点灶，王奶奶进来了。

从年前又有了自由市场后，王奶奶这个卫生主委更忙了。原来，街头巷尾的垃圾堆半个月才用运一回。现在，隔三岔五的，就要主动去联系公社管事的主，请他们督促生产队来拉去做堆肥。这件事一天比一天费力了。

生产队的人包锡说：“老主委，我们就只有这小块田土，这如山的粪草，我们要不完呀！再拉些来，我们的地里全堆上了垃圾，我们去哪儿种粮食蔬菜？你老主委要饿死我们呀？”

王奶奶无奈，只得陪着笑脸说好话。

真正苦了王奶奶的一双小脚，害得老人家颠着一双小脚，有时一天要跑两三趟，人家才愿来拉走粪草。

王奶奶在居委会抱怨道：“你瞧瞧，年初的粪草堆里，连片草叶子都难找。现在，菜叶子都成堆了。这日子才刚见好丁点儿，这些认不得死活的东西，就开始大手大脚地糟蹋起来了，也不怕升雷时，挨了天谴！”

她发完牢骚，一头子想起老闲妈的事，就一脚跨出了居委会，连忙往老闲家走来。

王奶奶这半把年来，水肿病倒是彻底见好了。她也觉得，这个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时期，似乎见底了。这次，老闲妈得病住院，好在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她真心希望老闲妈也能过几年好日子，将老闲好歹拉扯大。这两天，她一得空就关注着老闲妈的病情。早上还抽空去了趟进士第，找吴家阿婆，去打听老闲妈得病的根由。这回找对了主，才整明白了，老闲妈是肺不好。才从吴家出来，她就拿着自家的那张紫红色的肉票，急匆匆地跑去肉案子上，找了人，买到了她想要的东西。

她颠颠地来到老闲家，看见老闲妈在小伙房里东瞧西瞧的，就长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老闲妈，你就省省心吧！一个才往医

院出来的病人，回到家就好好歇歇，还要查锅点灶的！你要烧炷高香，谢谢老天爷，得了老闲这样一个好儿子。你瞧瞧，这个街上，哪个半大鬼如了老闲？你还嫌他。”

“瞧你家说的，老闲这个半大鬼，正是要教他做人的时候。小树不修难长直，小孩不教不成才。你家莫护着他。”老闲妈一边请王奶奶坐下，一边笑着说，“老闲还不是全得了你老人家和街坊四邻的护持。”

两个老街坊本来就情同母女，这下就打开了话箩箩。

王奶奶说：“我在日本飞机轰炸的那几年，也得了咯血的毛病。那阵子，我家的那个死鬼，抽大烟。今天卖了牛，明天又卖田。田土吹光，就卖房。好端端的一份大产业，只几年就全装在烟枪里烧了。等到临解放的头一年，他倒好，蹬蹬脚就找阎王老子去了。两个娃娃，连上学的学费都没有。我又气又急，就落下了这个病。儿子就去工厂当了学工，姑娘跟着一起的学生伴就去投了解放军。还是一个老道士，来住在巷里的人家打醮时，看见我咯血。才告诉我个单方。我但信但不信的，整来吃了几回，还真管用。我这才捡了条命。”

“你家说说，是个什么单方？”老闲妈来了兴趣。

“你就莫打听了。”王奶奶卖了个关子，笑眯眯地说，“等我整好给你送来，省得你又瞎操心。”

说完这句，王奶奶就转了话题，问起了老闲妈上坟转山的事。

王奶奶说：“我听老闲说。你们娘儿俩没有找着坟场，加上天变，还飘了几点雪花，就把你整发烧了。依我说，你还是要把心放宽。老话说‘人死如灯灭’；佛家说‘脱去臭皮囊’。这人呀，死了，七天就进了轮回道。这坟塚本就不重要。你莫太当真了！这个咯血病，来自这个‘气’。你心宽了，病就先好了一半。

你要保重呀！为了老闲，你也要好生养好身子骨。”

老闲妈心里，真听进去了这几句话。心里一下子就觉得清明了许多。王奶奶见老闲妈听进了自己的劝慰，就站了起来，说：

“你好生养着。午饭等老闲回来做。十点多些，他就放学回来了。我去给你整药去。”说完，她就踮着两只小脚走出了老闲家。

王奶奶顺着路边，一边打量着那一溜两个人都难抱过来的大洋草果树，一边想着要去地区上反映一下，请绿化队的来修修这些大树，省得刮春风时又砸了人家的房顶。

她“蹬蹬”地来到了小民家门口。王奶奶在这条街上当了十几年的卫生主委，对市井的大情小事早就了如指掌，真成了老人精了。她本是掐着时间来的，知道小民就要到家了。可不，小民背着书包，习惯性地摇晃着肩膀，出现在她老人家的视线里了。小民算来也是进十四岁的半大小伙子了，身材捡了他爹的，细细高高的。走起路来，也是晃着个肩膀，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平衡住四肢似的。

王奶奶冲着小民喊道：“你就不会走快些？王奶奶我，找你有事呢！”

小民听见这一声，连忙拉开了长腿，一溜小跑了起来。跑到王奶奶面前，小民才刹住脚，笑眯眯地问：

“你家找我有事？这几天我都没有出来闯祸呀！”

王奶奶看着小民那双清澈见底的眼睛，心里不由得荡起了一丝懊恼：瞧瞧！连这些娃娃都提防起了我——王奶奶也是没有办法呀！你在街道上不积极，自己光荣军属的牌子就保不住，一不小心就要挨整呀。这些娃娃们哪儿懂这些！王奶奶笑着说：

“王奶奶什么时候成了老虎？王奶奶今天是有事求你！”

王奶奶把那个“求”字，渲染得精致极了。小民听了，就像

吃了一颗怪味糖，忙说：“你老人家要我整啥样？尽管吩咐。我吃了豹子胆，也担不得这个字呀。”

王奶奶这下才吩咐说：“老闲妈病了。我要些皂角刺做药。你就帮王奶奶去摘些。”

小民一听，心上的石头落了下来。他立马轻松地说：“我放下书包就去整。”

说着话，小民开了门，顺手将书包扔在了进门的椅子上，从过道的墙缝里摸出了一把削马掌的小镰刀，就来到了后院。

这是一年里万物最憔悴的日子。小民家后院紧挨的泄水塘一派凋零，枯败的野茭瓜就像老疯奶发病时，满头枯黄的头发贴在了发皱的皮肉上；一丛丛的菖蒲就像折断的古剑，锈迹斑驳，扔在了污泥浊水里。冷风吹来，泄水塘的臭味卷进了鼻腔。

小民说：“这个水塘子越来越臭了，就像个大粪坑。我爹说，等有废土，就要填了，省得熏人。王奶奶，你老人家是卫生主委，要不发动人来，填了这个臭水坑。”

“这是个泄水塘。填了，再下大雨时，水从哪儿败？那还不得淹进古楼里？娃娃，先忍忍，等我给上面反映了，看看咋个整？依我老奶看，这些水塘子是越来越少了。地上的水少了，天上的雨就少了。小鬼，有闲扯了！赶紧着，挨我砍皂角刺，我还等着下锅呢。”

小民“嘿嘿”一笑，将小镰刀别在了屁股后的裤带上，四手四脚像个毛猴，灵巧地爬上了皂角树。

几乎成水平状的皂角树枝丫，早就落尽了叶儿，光秃秃的，留着数十个干硬了的皂荚。紫黑的皂荚，在风里无声地摇晃着，昭示着冬天的严酷。满枝的硬刺，长的有三寸，短的也有寸半，

看起来很是狰狞可怖。

王奶奶站在地上，提起了一颗心。她嘴里唠叨着：

“小心呀，小心，莫叫刺戳了……哎哟，小爹！你稳着些……”

小民在树上，嘴里虚应着。心里直想笑：王奶奶真是老了！好唠叨。也不想想，这种枝丫的皂角树算个哪样？连柏枝树我都爬。逢年过节，你们这些鸡皮老奶的居委会，还要搭青松牌坊。你们要的松柏枝，还不是我们去撇来？那时，你们这伙鸡皮老奶，咋个不怕我们从树上摔下来了？就想着讨得上级高兴。这一小下，咋个就会怕成这样？

小民爬到一个粗壮的枝丫上。立稳，一只手拉下一只树枝，一只手摸出了马蹄镰，飞快地将枝条上的硬刺削了下来。

尖锐的皂角刺，一根接一根地落下了地。落在地上的皂角刺，乍看去是乌黑的。捡在手上，其实是透出了乌红的本色，就像乌枣的颜色。透过乌黑的外皮，显出了皂角的本色。这本色，洋溢着皂角树的生命力，就像能看见它们皮下流淌着的汁液。

王奶奶捡了二三十根皂角刺，就立起身子，冲小民喊道：

“莫砍了！下来，下来，够了，够了。削了刺的皂角枝明年就不会挂荚了。”

小民停住了手，顺便将能够到的皂角也削了下来。他飞快地趟下树来，立在王奶奶面前，说：“你家顺便带几个皂角回去。皂角洗出来的衣裳，我看比肥皂洗出来的，还要鲜亮些。我拿皂角洗头，头也不会痒。高奶奶家的女人洗头也是来要皂角洗。”

“就是。皂角洗出来的头发又青又亮，还不掉发。”王奶奶和小民全是一样的调调。

老闲也知道妈妈今天要出院，放了学，连忙扯起书包就往家走。王福看见老闲的那副模样，也忙背起书包跟着小跑了几步，追上老闲。

王福说：“等等我。你又急着要去整哪样？”

“我要先回去看看，我妈到家没。没有，我就去医院接接。”

“肯定早就到家了。小丽说，她外婆一早就去医院接你妈了。小丽她外婆是医院里的老前辈了。她只要站在那儿，没有摆不平的事。这大中午的了，哪还有接不回来的？”

“什么小丽、小丽的？王福，你又在唠叨什么？”小丽撵了上来，气喘吁吁地问道。

“我在给老闲说，你外婆一大早就去医院接老闲妈的事。”王福龇出了两颗小虎牙，朝小丽先做了个鬼脸，才说。

羊小贤和付家骏小跑着跟了上来。付家骏说：“怪不得早上才一下课，小丽就和王福讲了半天悄悄话。原来，又是在讲老闲家的事。”

小丽听着这话很不顺耳，就像是有人偷吃了一棵树上的青梅，酸得倒牙。可是，她却无口回应，不知说什么好。她涨红了脸，狠狠瞪了一眼付家骏，鼓着腮帮子，没有回应王福。

王福觉得太奇怪了。今天小丽不跟自己练嘴了。他想了想自己刚才说的话，并没有得罪小丽啊。

一伙半大娃娃就沉寂了下来，静静地沿着冷风呼啸的河埂走着。大家一时间都觉得成了陌生的路人，少小无猜的亲密，好像也被老北风刮走了。老闲觉得今天真怪，头上晒着大太阳，可是，身上却冷得想发抖。老闲使劲扭扭肩膀，让身子活络起来。这下，他找到了话题，开口想打破这少有的沉寂：

“小丽，真是谢谢你外婆！这几天都帮着我去医院招呼我妈。